



野牡丹。

百花岭春来百花开

◀上接B10版

行至百花岭瀑布，栈道旁郁郁葱葱的草木间突兀伸出一朵白花，惹得黄青良一声尖叫：“是海南木莲！”

伫足，只见一株乔木从沟谷中直直向上，淡灰褐色的茂密枝桠间，几朵白色小花零星点缀，花蕊似一颗小小蘑菇，顶端呈绿色，根柄微微泛红。这样单独一树并不引人注目，只因树种足够稀少珍贵，生出的花儿也显得格外动人起来。

以花入歌入黎锦

虽说南国终年花开不断，但让人念念不忘的花事依旧还是在春日。

“花朝月夜动春心，谁忍相思不相见。”春分过后，万物相随而出，古人专择吉日为百花庆生，也如十里春风般汇合成踏青、采青的欢喜队伍。聚居于百花岭地区的黎族男女不过“花朝节”，却也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从四面八方汇集，头顶绿叶蔽天，脚下“叶毯”铺地，或祭拜始祖，或三五成群相会、对歌、跳舞。

“一朵鲜花长悬崖，唯有雄鹰能飞来”“睡吧我的儿，睡吧芒花开，蚕豆开花了，白藤已结果，摘给我儿玩……”踏青于野，宴席之上的歌舞以山川河流、日月星辰为灵感，林中的花儿亦成了常见的题材之一。

对于没有文字的黎族，所着服饰同样是一种文化符号。生活于山林地区的黎族妇女们，将林中开花的树或几束野花纷纷入锦，是为花卉纹，也构成了原始的图腾崇拜标志。

春风拂过，所经之处繁花肆意，顺势引得蜂蝶环绕、鸟虫啾鸣。采得百花酿成蜜，也是一桩甜蜜花事。

对于生活在百花岭的山民而言，花里蕴藏的趣味，从来都是触手可及。■



华山姜。



草豆蔻。



大沙叶。

百花岭赋

华夏之南，南海之滨，琼岛腹地，百花圣境，丛林茂密，仙气笼罩，而或花香鸟语，如临仙境，一条玉带从天而降，清泉流响，一阵惬意。花之清香，水之清澈，乃天公神造，孕育黎苗，滋润海島，堪称传奇，无与争娆。赋予其名，增其内涵，呵护其身，雕琢其真，扬其美名，播撒众爱，展其伟岸，抒写华章，时以溪流畅想，雨淋密境，仙子陪伴，人生何以尽欢？静以养生，抚琴一曲，诗书论道，怎奈人生苦短，不枉此生，拼搏实干，让琼浆玉液洒满天堂。

——栗太强



罗志藤。

